

刘济墓前话刘济

杨亦武

北京西南房山区的长沟镇，有一个叫坟庄的村子。很久以来，人们一直为这个村名而好奇，因为在这个村子，没什么墓坟，那么坟庄一名由何而来呢？直到最近，这里发现了一个大型墓葬，终于揭开了这一千古之谜。

此墓北倚白带山麓，南眺拒马河，形制之特殊，规模之大，在北京地区极为罕见。在墓葬的甬道内，文物工作者发现了两合墓志，有盖有底。一合面南平放于墓葬前甬道北侧，志盖阴刻篆书 6 行 24 字：“唐故幽州卢龙节度观察御使中书令赠太师刘公墓志之铭”。另一合面南平放于墓葬前甬道南侧。志盖阴刻描金篆书 5 行 21 字：“唐故蓟国太夫人赠燕国太夫人清河御夫人祔志铭”。读罢墓志，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里竟然是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墓，他的夫人死后祔葬其中。此地原本是 1200 多年前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的坟庄，岁月沧桑，刘济墓淹没在历史的风雨中，坟庄的名字却一直保留至今，成为一方乡土的名称。

一、刻经留迹石经山

墓主刘济是何来历？又是如何做上幽州卢龙节度使的宝座？

刘济是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怱的儿子。刘怱原来是前幽州节度使朱滔的部将，他和朱滔是昌平县(今北京昌平区)同乡，因忠勇义烈，深得军心，颇受朱滔信任，官至涿州刺史。朱滔死后，传位于刘怱，刘怱主持幽州军政，为幽州卢龙节度使。

刘济是刘怱的长子，相传他出生时难产，好不容易落生，助产的人看到的却是一条巨蟒，黑气勃勃，一个个吓得调头就跑。刘济长大后，聪明异常，深得刘怱喜爱，刘怱把他送到国都长安求学，刘济不负父望中进士第，任莫州刺史，

刘怱继任幽州龙卢节度使不久，便身染重病，于是把刘济召回幽州，主持军政大事。三个月后，刘怱身故，刘济在幽州军人的拥戴下，顺理成章嗣任幽州卢龙节度。此时，勇猛的奚人不时从大草原上驰来，侵扰幽州北边，刘济率军迎击，穷追千里，直至青都山，斩首二万级。奚人卷土重来，袭掠檀州、蓟州北境，刘济会合室韦军队把进犯的奚人打得大败。唐王朝加官进爵，封他为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青史历历，记载着刘济的赫赫功绩。

从坟庄刘济墓后西行，进入白带山谷，这里是举世闻名的云居寺和石经山。《房山县志》这部创自明万历，清至民国一再续修的房山地方文献，记载了佛教圣地云居寺的刻经故事，打开这部文献，一篇碑记格外显眼，《涿鹿山石经堂记》这篇出自唐代的碑记，赫然属着刘济的名字。在这篇碑记中，刘济自述：“我刘济用自己的官俸，为圣上(唐宪宗)刊《大般若经》，在今年四月完工。”这篇碑记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刘济不仅是位战功卓著的武将，还是一个虔心佛事的佛教徒，在绵延千载的云居寺刻经史上，刘济是重要的刻经人之一。

1957年，在石经山藏经洞沉寂了一千多年的石经，被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人员发掘出来，刘济刊刻的《大般若经》随即出世，人们发现，这是一部六百卷的巨制佛典，刘济之前已经刻到三百卷前后，从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刘济开始续刻，到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四月初，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刻到第四百一十二卷，共计捐刻一百余卷。

这一百余卷《大般若经》运上石经山藏经洞封藏的场面，被《涿鹿山石经堂记》真实记录下来：元和四年四月初八，正好是浴佛节，僧俗四众齐集石经山下，刘济在部将的簇拥下，亲临石经山指挥，一声令下，万人协力，有的推，有的拉，劳动的号子此起彼伏，响彻神秘的山谷，一块块石经终于运到石经山上，封藏在藏经洞中。刘济封藏了石经，给我们留下了一篇珍贵的历史文献，从而留下了他在石经山的跨越千古的足迹。

刘济一定没有想到，他的这篇碑记，无意中为后世保存下最早的记录云居寺佛教的确凿史记。“涿鹿山石经者，始自北齐。……至隋沙门静琬，睹层封云迹，因发愿造十二部石经。”按照刘济的说法，石经山刻经，从北齐时候已经开始，静琬是个继任者。刘济是晚唐人，他这样说一定有所本，有所据，因此也就相当可信。

刘济还记录下一个神奇的故事，唐太宗贞观五年，静琬刻《涅槃经》那天深夜，白带山谷忽然发出三声巨响，第二天一看，山麓上生出三十多棵香树，这年六月山洪暴发，上游河岸崩塌，数千株巨大的松柏顺流而至漂到白带山下，于是静琬召来工匠，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利用这些木材在白带山下建起庙宇，这就是云居寺。唐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奏请玄宗赐云居寺四千卷佛经一事，由金仙公主塔记载下来，而记载金仙公主捐资扩建云居寺一事，则是刘济的这篇碑记。

石经山刻经和这篇碑记，让刘济的名字与云居寺、石经山不朽。

二、祸起萧墙断冤魂

在刘济石经山封藏石经稍早的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病死，他的儿子王承宗自称留后，为了向唐宪宗表示忠诚，王承宗把管辖的德州(山东陵县)、棣州(山东惠民县)献给朝廷。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出来挑拨，王承宗反悔，囚禁朝廷命官德州刺史薛昌朝。宪宗劝谕王承宗把薛昌朝放了，王承宗拒

不奉诏。宪宗一怒之下，下诏削夺王承宗官爵。刘济万没想到，这件看似与己无关的事，终至灭顶之灾，并由此引发了刘济家族的悲惨命运。

王承宗踞守的成德军，拥有易州、沧州、定州数州之地，习惯上称为“赵”，他北面是刘济镇守的幽州，习惯上称为“燕”。王承宗公然与朝廷决裂，作为北邻的刘济深感不安，他把将领们召集在一起说：“天子知道我与赵不和，必然让我出兵讨伐，赵一定会对我严加防备，我该怎么办？”

刘济手下有一员裨将，名叫谭忠，他很希望刘济出兵攻打王承宗，见刘济犹豫不决，便顺着刘济的问话，用了激将法，他大声说：“主公错了，天子不会让燕伐赵，赵也不会防备燕。”刘济听了大怒，把他捆起来押在狱中。暗中派人到边境上侦察，王承宗那边果然没有设防。几天以后，唐宪宗的诏书到了，要刘济不必出兵。刘济见谭忠的话一一应验，便把他放了出来，先是道歉，然后问他其中的缘故。谭忠说：“昭义节度使卢从史貌似和燕亲近，心里却防着我们；表面上和赵断绝关系，暗地里却支持王承宗。他跑到王承宗那儿说：‘燕靠赵在前面挡着，才高枕无忧，虽然与你不和，也不至于祸害你，所以刘济那边儿不足为虑。’王承宗听了有理，便对幽州不加防备。卢从史又跑到长安，对天子说：‘燕、赵两家有宿怨，现在陛下讨伐赵，赵却对燕不加防备，分明是刘济串通王承宗一起造反。’天子一听，哪里还敢让主公出兵？所以，当初我才对主公说，天子不会让主公出兵伐赵，赵也不会对你有所防备。”

刘济说：“原来是这样，那我该怎么办呢？”谭忠说：“眼下天子要灭了王承宗，而燕却无一卒渡过易水勤王，岂不正中卢从史的下怀，这个拨弄是非的小人，既得以向王承宗讨好，又向天子表忠。而主公原本对天子一片忠心，又不想伤着王承宗，却不为人知，反让人误会私结王承宗，王承宗又不领这份情，白白授天下口实，落得一个坏名声。”刘济听了，只顾默默地点头。

刘济听信了谭忠的话，在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亲自带领七万大军率先向王承宗发起进攻，这时宪宗向河东、义武、卢龙、横海、魏博、昭义六镇发出对王承宗的讨伐令。刘济攻克饶阳、束鹿，生擒三百余人，斩首千余级，献俘于朝廷。宪宗下旨褒奖，命他继续进兵。刘济率军屡攻乐寿、博陆、安平等县，前后多有斩获，因军功进封中书令。而宦官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计伐王承宗的唐军20万无功，左神策大将军郾定进战死，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暗中又和王承宗互通声气。宪宗见一时平不了王承宗，只好赦免了他。

刘济镇守卢龙二十余年，深得军心，但诸子不和，祸起萧墙。刘济出兵的时候，让官居幽州副大使的长子刘缙摄行留后事务，镇守幽州，次子刘总为行营都知兵马使，跟随他出征。刘总为人阴险歹毒，早就觊觎着幽州卢龙节度使的大位，此时刘济忽然得了重病，刘总便与张玘、成国宝等军中亲信密谋，弑父篡位，于是派人假称是从长安来的，对刘济说：“朝廷因为您屯兵瀛州时逗留不前，要让副大使接替您的节度使了。”第二天，又派人告诉刘济：“下诏的使臣已到太原了。”几天后，又派人跑来说：“朝廷的使臣已过代州了。”消息传开，七万大军人心惶惶，病中的刘济信以为真，悲愤交集，不知如何是好，他一怒之下杀了

几十个主兵大将和素来与刘缙亲近的人，派出快马传刘缙立刻前来行营，由张玘的胞兄张皋代理留后事务。刘济气愤至极，从早到中午吃不下一点东西，傍晚的时候他觉得口渴，向刘总要碗粥汤，刘总暗中在粥汤中投毒，可惜一代雄杰，竟遭亲子毒手，死于非命。这时，刘缙已经走到涿州，刘总假借刘济的命令，一顿乱杖把刘缙结果了。

刘总杀了刘缙，才把父亲刘济葬在白带山麓的东南方向，刘总在刘济墓地建了一座庞大的坟庄，用以守候亡父的墓地。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当考古工作者发掘刘济墓的时候，发现有多处僭制。刘总为什么要这样？是为掩饰弑父的罪行，还是自我赎救？

三、身后庄庄离奇事

刘济下葬后，刘总拾起带血的权杖，成为幽州的实际统治者，宪宗皇帝不知细情，竟然下达诏书，由他继任幽州卢龙节度，刘总如愿以偿，坐上了幽州军政宝座。宪宗皇帝授他斧钺，封他为楚国公，升他为检校司空。

被宪宗赦免的王承宗再次拒命，刘总派兵讨伐，一举攻取武强县。刘总在武强县驻扎下来，按兵不动，鼠首两端，以此要挟朝廷，贪图赏赐和供给，宪宗看的分明。此时，朝廷正在对准西藩镇吴元济用兵，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又和朝廷刀兵相向，唐王朝控制的易州和定州势单力孤，宪宗不得不暂时姑息刘总，加封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吴元济被擒，王承宗忧惧而死，刘总孤处幽州，感觉到中央政权的强大军事压力，如果再不听命朝廷，怕是会和吴元济、王承宗一样下场。极度恐惧之下，刘总开始为自己寻求保身之计。

在面临政治军事压力的同时，家事也不安宁。刘总亲手杀死了父亲和兄长，内心十分愧疚，心忧而异相生，大白天的经常看到父亲刘济和胞兄刘缙一脸冤屈的惨状追着向他索命，弄得他日夜惶恐，几乎崩溃。万般无奈之下，他从幽州各地请来几百高僧，就在官邸的后身修建了一座庞大的佛寺，让这些僧人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寺中念经祷告，超度父兄亡灵，为自己消灾去祸。他干脆搬到寺内居住，这样才暂得安宁。一旦回到自己的宅子，又会见到刘济和刘缙的冤魂，吓得他只好长期躲的寺里。

到了晚年，刘总更是不得安宁，让父兄的冤魂闹得凄惨不堪。元和十四年，万般无奈的刘总，竟然想出刊刻石经的方式，试图靠佛祖的力量，拔除不祥，在这一年的四月八日佛祖出生的日子，把刊刻好了《佛本行集经》封藏在幽州西山（石经山）的孔雀洞中，刘总也就成了继刘济之后，幽州卢龙节度使刻经的又一人。只可惜，佛不佑恶人，刘总的举动，并没有结束父兄作祟的厄运。

刘总干脆上疏天子，请辞幽州卢龙节度使的官职，退而作个奉朝请的散官，他请求把幽州镇一分为三：以幽州、涿州、营州为一府，由张玘镇守；瀛州、莫州为一府，由卢士玫镇守；平州、蓟州、妫州、檀州为一府，由薛平镇守。又把幽州宿将一一推荐给朝廷。

可惜，在位的唐穆宗不是个有为之主，当朝宰相崔植、杜元颖也缺乏深谋远虑，失去了瓦解幽州割据势力的大好机会。朝廷想拉拢刘总的部将张玘，让他把持幽州军政大权，所以没有采纳刘总的提议，把幽州镇全境交给了张玘，只把瀛州、莫州化分出来，设置观察使。

刘总递上表章，请求落发为僧，企图从罪恶的折磨中彻底解脱出来，到国都长安了此残生。穆宗看过表章，拜刘总检校司徒兼侍中、天平节度使。后来听说刘总真的落发了，穆宗竟收回成命，赐他僧服，封他为大觉师，张榜昭告，把刘总的宅邸改为佛寺，派使臣带来继任节度使的节印，彻底断了刘总的后路，将刘总从幽州扫地出门。刘总交出节印，穿上僧服，凄惨地离开幽州，一路朝长安而去，走到定州，离奇暴死。

当初，刘总上表辞职的时候，给朝廷献上良马一万五千匹，群臣怀疑其中有诈。穆宗力排众议，接受了这些马匹，派出给事中薛存庆前往幽州镇宣达圣意、安抚刘总，拨给幽州镇一年的费用一百万钱劳军，一些无依无靠的老人，由朝廷供给衣食。刘总在谭忠的陪从下，起身而去，幽州军人世受刘氏家族的恩惠，自发聚集起来，拦住刘总不肯放行，刘总竟大开杀戒，杀了十个代头的军士，连夜抄偏僻小路离开，天亮以后，人们才发现刘总不见了。

刘总暴死定州，谭忠护送刘总的灵柩，一路来到长安，一病身亡。刘氏家族的悲剧就此谢幕。

如今，当人们置身房山区长沟镇坟庄村的刘济墓前，回味《唐书》中记载的这些带血的篇章，除了感慨，还是感慨！而作为局中人的刘济和刘总，用血的代价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借鉴。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他们还会重复那段历史吗？

杨亦武：区政协专委三室副调研员